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晦庵別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鄧培善

晦菴別集原序

昔我文公會粹程氏門人所錄之語以為遺書且謂其於二先生之語不能無所遺復取諸家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一篇以為外書誠不忍儒先片言隻字湮沒無傳而天下之理有所欠闕也文公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鏤板書院蓋家有而人誦之矣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一翁二季自為師友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一倣乎前而每篇

之下必書其所從得且無外書不能審所自來之恨真
斯文之大幸也鏞於君之長子謙一為同舍郎亦嘗預
聞蒐輯之意茲來冒居長席而余君適將美解始川兩
卷餘以見囑於是節縮浮費以供茲役盖又二年而始
克有成後之學者能於是書句句字字深思而熟翫之
庶有以知其無非精義密理之所存毋使摹刻既多束
書不觀乃貽或者之誚云咸淳元年六月朔迪功郎建
寧府建安書院山長黃鏞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別集卷一

宋 朱子 撰

書

時事出處

劉共甫

珙

以下建陽胡德方家藏

伏奉教帖甚慰久不聞問瞻仰之意然此書之後傳聞
動靜千條萬端皆非村落所得詳此兩日忽聞有全蜀
之命意其是乎未得其真未敢遽奉慶也行期定何如
若果西去能畧歸鄉曲否此却未須遽行但亦當求對

向來聖錫正如此也若所傳非的當奉行前詔則交印
後似却不必迂路來歸只令平父來臨川上下迎侍以
歸足矣二姦雖去氣象全未迴蓋上心猶以向來所為
為是未有敢乘此痛言其非者昨告邦彥以所當論者
惟獨斷二字頗以為然又未知果能發之否間讀陸宣
公奏議一切中今日之病試取一讀從容前席為上
一一談之當有助耳若果造朝以亟行為上早得一日
是一日事然今已似太遲若更過此則又無可說矣惟

近臣愛君體國之義想又非畎畝縷縷之比固不當以私計之安便為先而後圖之也聞欽夫亦勸行果爾又無疑矣程集及諸書拜領厚意但誤字處更不吝修改為善畧讀所改數處似少吝矣如何如何李先生碑額試煩問子駒不知可為別寫數字示及否比及宗禮歸到又須數月其家早欲成就已先刻銘文只俟此字耳騷病之說不記前書拜稟云何誨諭之及乃知僭率之為咎然所自比乃爾豈故人之望耶

劉共甫

竊承延登廟堂參貳樞筦君子之仕至此亦可謂得時
得位可以不負其所學矣逖聞明命贊喜亡涯某去月
六日始得離長沙與敬夫同行謁魏公墓下遂登祝融
絕頂已乃東歸至儲州始分手蓋講論之樂向未曾有
別去殊憫然也至醴陵始微聞兄有此拜至清江始得
其真然伏讀十一月五日詔書奴詬大臣承視庶位甚
矣其間而不然也不知出兄筆否當時何不畧開諫耶

自見此詔連三日寢食不安其曲折未易以一言盡大抵自此人主心益肆勢益孤賢人君子日益消縮不願立於其朝而讒諂面諛持祿保位之士益聚而肆然其無所不為矣反復念此惻然寒心中夜以興不覺歎咤此殆聖主思之未熟而奉令承教之臣與有責也不知比來訐謨之際頗亦及此語否失之於前尚可掇之於後願益思所以矯正之術而亟諫之某嘗譬之人子事親之道不至其於父母之顏色不和為子者當左右承

順以祈悅適耶當詒詈妻孥毆擊僮隸以快已之忿耶
此間巷之人知之不待曾參孝已而後悉也至於人主
事天之道何獨不然今日之為其亦異乎吾所聞矣比
至豫章見蔣參政文字慨然有出身任事之意所以告
吾君者粗亦可觀但不知渠本領如何若只是如此說
得亦不濟事況本領若不甚正則所謂是者非所謂賢
者否又如何其可恃耶聞奏請令卿監郎曹舉士限五
日奏又不得發照牒此是何措置只此一事可見風采

奈何奈何陳公少進有何處畫觀今日氣象雖非有危
機交急之慮然大根本處被羣小壞得八九分以上
了日往月來不是小事苦痛苦痛兄與陳公素有物望
非它人比今日雖未為宰相然實斷國論若只似常人
遷延歲月保持祿位以俟人主厭棄而擊逐之則非惟
大失人望隕隕家聲亦豈吾平日讀書問學之意耶亦
豈吾平日致身事國之意耶在常沙時未覩近詔但已
不勝憂慮日與欽夫語此幾至隕涕不知當其任者視

以為何如耳願亟與陳公謀之某至豫章宿上籃寺偶
復感此通夕不眠夜漏未盡呼燭作此不能既所懷之
萬一欲作陳公書不暇然作亦不過如此只老兄語次
達此懷足矣何以書為哉然今日之事政須為其大者
論薦人材亦有次第今日遠則益州近則吳興皆第一
義諦而敬夫尤不可後如某輩草野之臣則雖有憂歎
之心然以義分觀之似未當出兄果相念當且徐之不
須抑迫恐一旦大發狂疾彼此為不利俟兩公有成則

彈冠羣彥之後殊未為晚某許多年過了豈計此年歲
間事耶此是實情相告某豈不欲及今一見明主極陳
宵中之憤懣但思之言語必有太甚處恐却悞兩公協
贊彌縫之意所以斷然自誓決未敢出不獨為身亦以
為親為二公為國計也千萬幸盼

彭子壽龜年

止堂之孫沚家藏

請違後一兩日即被斥遣之命出關恰一月始能達里
門奉祠幸已得請而詞職未盡允勢須更加控免耳區

區見鴈不足為重輕忽聞門下亦以論事去國而德修
德夫相繼亦去為之駭然此其間必有曲折恨未得聞
不審從人今何所鄉若遂赴鎮亦須暫還江西經由上
饒偶便託其教官林君致此丐以數字見報比來議論
本末與諸人繼逐之由林君佳士時有人往來不至浮
沈也

程允夫洵

洪正學刊允夫家藏

詞職幸已如願而忌之者以為僭瀆睥睨愈甚近日葉

總章中已有姓名旦夕必有行遣矣改正恩數實無此
例前此但以衆論紛紛故於奏狀中言之後來得請而
復不說分明致此事故又申省陳乞近又只得省劄檢
會申明已降指揮行下蓋諸公不敢將上而羣小因此
又益紛紛細思此舉實有未安今且未令泰兒赴銓其
它姑置勿問看數月間如何又別相度也餘干冤痛莫
能為申理者區區於此尤不能無愧也

魏元履

按之

以下胡德方家藏

寇日深矣為之奈何諸報想自聞之此聞事甚遲方傳
古藤之命未知果否誤國至此某之肉其足食乎小謹
何益龜齡既起不知復作何計今日正懼狐鼠之妖蠹
蝕君心此為本根之禍不去此物國勢無自而張邊備
無自而立賢才無由而見任直言無由而上聞矣老兄
以為如何成都全不聞近報不知到何許胡邦衡痛哭
之書見之否說病證甚危急而無甚治法但顯言西帥
跋扈欲誅沈介取其首其機事不密乃爾可怪久不聞

問念念不忘適有均亭便晨起手凍作字不成幾不可
讀亦所以效顰耳一笑

逐湯相陳豈非賞魏無
知之功乎可笑可笑

魏元履

早稻既登揀恤之勞計亦少緩矣但州郡以使節將臨
大為文具所至騷然而無毫髮之補此為可慮耳今歲
之事偶然無大敗闕真出天幸若只賴有位措置則今
無鄉井久矣此非面未易道也近日逐去洪邁稍快公
論得劉澂父書云邂逅汪養源丈聞益州已出峽非晚

到玉山矣上以其畱行討賊始甚知之不知到闕相見
又如何也此事繫消長非人力所及無咎得此邦初聞
甚以為喜聞邦人亦深自幸既而聞之乃不疾而速之
人其殆禍吾州乎又非徐老之比也芮漕通書否不相
怪否此諸公只好閒處說葛藤緩急實難仗也此三五
日來始無閒擾稍可近書冊矣老兄比復作何功夫可
見教否今歲不為場屋計乎諸公薦賢之舉不知如何
比扣芮語頗悠悠不知今已發奏未也

魏元履

邊報如所示乃可慮此傳聞復不然云已破虹縣靈壁
兩城禽其魁帥得其積穀十餘萬斛不知孰是前日得
先生書云鉛山見報亦如此所聞也史去而辛洪皆遷
國論未知所定非草茅所得憂但願天意悔禍有以發
悟聖心耳諫垣南榻素有直聲未聞有以大慰人望者
何哉有所聞續以見示幸甚令子為學督之不敢怠但
良亦費檢束耳因書更切教戒令稍尊重為佳

魏元履

共甫書與子飛云李顯忠聞殿帥之除知為奪兵罷黜之漸有尹機者說之曰今魏公銳志恢復而諸將莫敢前者姑以是自薦公必喜而見畱然計其才力未能舉事是我以空言而獲實利也顯忠悅言於公如機指意公果然之而不復計其力之未能大舉也上疏出師廷議莫以為可而上意向之不可奪詔報公即行顯忠與邵宏淵合兵入宿州宏淵欲散府庫以資將士而全軍

以歸李不可遣宏淵出城措置而盡有其金帛以馬載
還其家已而置酒高會官妓人予白金一兩士卒人予
錢三百軍士大怒會敵騎至城下衆莫肯戰揚言敵盛
不可當且欲圖之顯忠惶遽遂走失亡七八千人

七萬人出

寨還者
六萬餘

而軍資器械盡沒幸是日大霧敵人不知我師

之道故無他不然幾殆然敵人冒火暑奔馳赴掠人馬
踣於道者相望也

入宿州後事寬
甫書所報也

書亦云上意猶向魏

公但不知相湯公遣楊存中罷王龜齡又何意耳平甫

云家書中言初聞宿州之潰不得其由朝廷震駭疑二將降北德壽以二將皆楊舊部曲遣往招之故有此命後省初欲論駁而亦不知所以為他計者遂止不知果然否邵宏淵劉寶分護淮東西不知復如何守險之說未為不然但不知所以為自治之計如何耳但守與和二字相似不知為是說者於此能別異之否愚謂今日之憂不在邊境正惟廟堂議論弛張黜陟乃折衝制勝根本魏公績用不成正坐此耳呂許公謂范文正公言

欲經畧西事不如且在朝廷此言深有味老兄以為如何

魏元履

徐嘉已罷共甫復改命三衢而朱新仲來為臬守殊不可曉也二小使已還魏公復出江上廿八日已行矣查元章夔漕馮方以太守少卿參議從魏請也任元受以秘閣參議亦必魏薦耳無咎除戶部郎張安國以掖垣兼直詞禁王慶長閩憲想次第聞之矣但文云王瞻叔

已回此又何耶陳君此間過時無尋問處渠欲陸尉書
已作數字授之不知有効否觀其失業狼狽殊可憐恨
不能有以處之耳孟子說向嘗編集雖已終篇但苦無
人商量間因人或來問檢視之輒有不滿意處未欲傳
出以誤後生也或彼中有人看此書講說有疑處令逐
條抄出疑問之意便中寄示容檢鄙論為荅有不當處
却告駁難即彼此有益若全部寫得未必講習却無所
用耳

呂子約

祖儉

某向來杜門本無一事而恭兄誤使此來以為到郡引疾便可得去今乃不然不意德人亦時出此蘇張之計也近復冒昧以書懇左司曾丈意其有以察此而力言之因通家問幸啓恭兄同為一言以助其請幸甚累書求恭兄為記五賢祠堂未蒙見報亦告侍次語及但得數語畧記事實為幸仍須及早得之乘某未去刻石尤佳也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橫

渠諸說此間傳錄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今後遣人就
借得以付之為幸彼有教授黃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
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向伯元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衰病之餘勉強試吏遭此旱歟四顧茫然不免控告朝
廷幸亦畧蒙應副目今雖似可以支吾未知來春事體
又如何比及終更亦當麥熟遺此凋瘵之民以付後人
耳過蒙稱許何以當之祇益慙懼然緣此一事心勦形

療精力全衰百病交攻求去未得殊無好懷也子卿一
見傾倒留款三日而行識趣議論今亦少得也聞臨江
沈守留意荒政甚悉恨未得其條目而師法之今遣此
人告糴其境或恐吏民有持閉遏之計者願得一言以
解其紛是亦仁人之惠也

向伯元

到官踰年初亦粗健自秋冬來足疾發動不免廢事經
界初不敢請適會議者及之被旨相度不敢不盡其愚

而事久不決浮議紛然遂力求去又竟不得今雖得旨而農事已起不可復為正當少俟秋成又未知賤跡能復幾時於此也世路如此唯得早去乃為幸耳劉薦論事不阿近所未有亦恨太疎果墮語弇耳周南之策亦粗聞之然不能如來喻之詳邪說肆行而士氣不衰此乃為可賀者然前輩清議在下之說又為可慮奈何

向伯元

到官半歲前月忽苦脚氣手足俱痛至今未平郡計不

足循例措畫無非殃民害物之事初謂經界若行欺隱
自露則可以供歲費而能去諸色無名之賦今乃聞有
陰沮之者至今未有成命次第且中輟矣在此既無所
為衰病復爾交攻鬱鬱度日殊無聊賴已上歸田之奏
矣未知進止如何萬一未遂須再請也

向伯元

某之賤體自四月初感風濕之氣足疾發動一卧兩月
屢至危殆亟上告休之請近聞未得可報今雖未死然

衰頹日甚自度不能復有補於縣官勢須再請耳辭職亦竟未允當并力懇庶必遂也時論一變非復意慮所及忠賢奔播幾於空國而無君子矣呂子約經由曾進謁否江陵近收書否章茂獻聞欲徙居城中必時相見子卿想歸久矣楊丈書已領不知其已趨召否今日之事凡曾在趙子直處吃一呷湯水者都開口不得只有此老尚可極言以冀主之一悟不知其有意否已作書力勸之萬一肯出經由更望一言此宗社生靈之計非

小故也

林井伯

成季言以下井伯之外
孫方之泰家藏刊帖

餘干久不得書日月愈遠令人傷歎山谷語云歸來兮
逍遙西江波浪何時平真可以泣鬼神也

林井伯

某向來一出畧無補報罷逐而歸祇以自愧還家初亦
粗遣至此夏初痼疾復動遂大狼狽意必不全亟遣告
老人行已五六十日尚未有處分然病軀却幸少蘇未

知竟何如也餘干屢得書處之甚安亦殊不易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尤能道其曲折始者風波甚可駭愕今却少定不知事且止於此耶或更未已也相看狼狽不能仰首一鳴深負憂愧子約一舉却甚奇特令人歎服也

林井伯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矣前日走寒泉與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

既無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為過餘干否子
欽後來相見否幾道亦當赴部今或已到必相見也某
詞職得請私義粗安若命懸庖厨則非人力所能避矣
鄉樞相見有何言句耶因遣人上謝表附此草草

方耕道

表

某來此已八閱月自覺得不成行止亦不成政事徒然
坐食俸祿使人慚愧然累求去不獲近又再請未知如
何來喻云云極感忠愛然此意已決雖欲自強而不能

又安能承命而改轍耶其曲折之詳已具南軒書中此不能多及想燕談之際當必及之耳皇甫路分意趣極不易得想同僚必相好也

陳子真

莆陽方楷家藏

休致文字已申本郡尚未得保明申發萬一更有遲疑即不免徑申省陳乞矣比來論議似稍寧息未知竟如何正恐不削者以耳衛公計時相見間欲徙居盤澗若不得去相近也開正晴暖欲拏舟南下又憚經由富沙

不免見諸人一番露頭面可厭更俟計度若幸無疾病
即當扶曳冒昧一行思欲見石佛懸泉之勝也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孫曾元家藏

欽聞德義有年於此中間入都雖嘗蒙枉顧然稠人中
不暇交一語至今為恨如未始得見顏色也前年竊聞
進登言路有識相慶繼讀邸狀又得所上章疏分別邪
正明白剴切三復懍然為之汗下盖久矣莫有以此聲
歎吾君之側者矣然於是時竊已深為執事者憂之顧

前此未嘗得通聲問無從效其區區且又意其駭機之
發近在旦暮雖欲言之亦已無及然猶懷不能已竊竊
私為同志一二君子道之蓋不唯欲以少效慕用之誠
亦冀轉以聞於左右而求所以善其後也曾未幾時果
聞去國時在臨漳無可與話此心者燕居深念撫几浩
歎而已嗚呼此豈吾人一身之休戚而造物者之意乃
不可測知如此哉茲承不鄙遠貽教墨所以撫存之意
甚厚自視卑薄何以克堪因便布謝適有土木之擾言

不盡意伏紙增跋

劉德脩

今春既辭桂林之役幸復續食祠廩而自夏初一病迄
今未愈中間幾致委頓者數矣幸而獲免然今餘息奄
奄未能復常呻吟少間謾讀舊書姑以繫思遺老耳不
足為左右道也昨聞諸公於門下數有裡言而羣賢亦
有彙進之勢作鎮夔門是為東來之兆而問者所聞乃
若小異雖賢者所居而安無適不樂然當典戎幹方之

任以蕃衛王室為心亦豈能恣然於今日之事乎相望數千里無由一見傾倒此心引領鄉風浩歎而已

某所為大學論孟說近有為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內一通暇日一觀為訂其謬并以質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劉德脩

相望數千里既無會面之期而聲問亦不得數往來每懷道義馳想亡已不審比來為況果何如統內軍民計

自寧謚但前此時事傳聞多端想不能不深根本之慮
今雖小定然諸公書來似已便謂無事否耳所幸仁賢
萃集未至空虛朋來彙征猶有可望如門下者恐終不
得辭此責也某多難餘生近日復有季婦之戚長沙除
日未之敢承其間盖有小小曲折非敢決然忘此世也
因風寓音不究懷抱伏紙恨恨

鄉人江泰分教大府得親誨範甚以自幸其人明敏有
志於善嘗為邑宰以平易惻怛甚得民和不幸遭讒遂

至罷免竊意高明當自有以察之收拾教誨亦可以備使令也

劉德脩

某衰晚廢學守藩亡狀忽蒙收召已不知所以然旋被除書尤非所據力辭未獲冒昧以來則承門下到闕已久且拜螭坳之命矣正人得路羣議交慶此不待說而悉也區區只一兩日便當入門對罷方得修敬諸容面叙以罄鄙懷

劉德脩

生平慕用昨幸為僚荷相與傾倒之深蓋同世道之憂
而非爾汝之私情也別去恰一月矣每懷德義鄉往不
忘某扶曳驅馳幸已稅駕道間忽拜江陵之命罪疾如
此豈堪復出不免上奏力辭計必可得自此杜門當日
有趣但恨虛辱招延無所裨補猶不能忘懷於吾君進
學之淺深也因人往記目盲愈甚不能多及正遠唯冀
以時珍衛勿忘致君行道之本懷緝熙光明以扶廟社

區區至懇

老先生必且宿留後便拜狀子壽千里茂獻想時相會
前幅所云僕於二三公亦不能無厚望幸密為言之勿
以語他人也遠近人材必更有可與共贊王業者不知
為誰亦望并見告也文叔行後時得書否北闕之集風
流雲散甚可歎也

劉德脩

忽聞去國深為悵然盖有識之士無不同此歎息而昨

日機仲經由相與仰德尤不能忘懷也今日之勢政使
羣賢悉力交輔猶懼不濟顧乃為是以速之耶不審能
便歸蜀耶或且宿留江湖間耶即今已到何許也某前
日始拜祠命不免復辭近職小贖前日失職之罪耳因
便寓此托李章弢之目昏不能多作字要亦無可言者
但祝眠食之間千萬自愛耳天若祚宋彼將如我何哉
東溪先生久欲寓書今復未暇附此弢瞻仰意文叔郎
中前途必相見亦告為道鄙懷也集賢益孤勢難復久

然亦有以自取也

劉德脩

兩辱惠書承且暫寓京口諸况便安足以為慰但比來時事大變殊駭聽聞流竄斥逐下及韋布近年以來所未有也國事至此是豈細故而身遠病衰不能一言以悟主聽愧恨悲痛不知所言伏惟執事愛君憂國當同此懷也比日不審台候何似神相正直起居當益輕健也某前月之初曾約機仲會於一山寺中為兩日之款

時未有近日事也然已不勝憂歎懷抱抑鬱又感風濕
歸來舊疾發動證候輕於往時而氣體積衰遂不能當
藥未有效而傳聞愈甚病勢遂進不可支吾今雖未死
然必無復全理已上告老之章只從本州保明別無陳
乞文字次第諸公見之意其已死必遂其請也因定叟
有人在此得附此書臂痛不能作字口占亦覺氣之不
得盡所欲言自度此生決無再見之期千萬為天下國
家厚自愛重乃所深望東溪先生體候何如得季章書

金匱要略卷一
卷一
聞亦不快深以為念文叔已別附書欲作傳之數字而建康人留此已久不能復俟異時相見幸為深道此意也

劉德脩

昨大病中奉狀告訣今未成行且復宿留亦可笑也然病亦氣衰終難扶持未知復有後會之期否耳單守人還奉告之辱乃聞賢兄東溪先生遽啟手足而令女亦不起疾為之怛然此在德門固為不淑然前輩淪沒使

一方學者失所依歸所繫尤不細也區區鄉慕之久去冬尚幸一見雖不及款承教約然亦足以粗慰平生矣邇峽定在何日相望益遠非獨吾黨無以慰離索之懷未知世事終何所底止耳病中痊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既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為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稿齧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固已服其有定力矣時相

恩禮一新季章超遷甚美論功第賞固自有次序耶正則請祠竟如何相見煩為致鄙意此兩日來右臂方能屈伸未暇奉記也向見焦山瘞鶴銘側有謫丹楊工曹掾王瓚題詩詩詞甚佳字亦絕類鶴銘疑出一手瓚字已闕但据題德夫金石錄云爾而文選詩中亦有此人名姓不知便是一人否近年乃絕不見不知今尚存否暇日試為訪之屬正則摹數本寄及為幸某挂冠之請人尚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舊秩亦

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定叟人來因得寓此殘暑
未衰萬萬以時自重不浸近而愈疏臨風惘惘

王瓚詩首句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復遲者是也或正
則已得請即以屬陳安行可也

劉德脩

昨聞當有房陵之役蓋嘗因便拜狀不審得達几下否
但一向不聞聲問馳仰不自勝耳不審比日台候何似
竊惟以道自勝無適不安神相忠賢起居萬福某衰晚

疾病去秋以來足弱氣痞遂為廢人然而罪戾至深幾亦不能自脫茲幸告休得請人謂庶幾少安自料則亦未敢保也東方事宜計悉聞之子壽近亦通書自云頗安然士友見之多云亦覺衰痺也從之遂為古人尤足傷歎於越得書寄示涪刺亦能道示衆語不審比來閒中何以閱日老來始覺讀書有味所恨來日無多光陰真可惜也建昌陳剛正已舊見呂伯恭稱之實奇士也不知曾相識否因其使人寓以此書所欲言者非幅紙

可既

聞房州山水自佳向見張巨山集說有微王峽乃微盧之微不知有傳記可考否因風幸筆示聊為廣異聞耳文叔季章想時通聞問馮校書極佳士遽爾殂殞深可惜也

劉德脩

某自去冬得氣痛足病之疾涉春以來益以筋攣不能轉動懸車年及不敢自草奏又懶作羣公書只從州府

申乞騰上乃無人肯為作保官者近方得黃仲本投名
入社亦不知州郡意如何萬一未遂即不免徑自申省
矣機穽冥茫不容顧避姑亦聽之而已去歲數月之間
朋舊凋落類足闕於時運氣脉之盛衰下至布衣之士
亦不能免令人愴恨無復生意然此豈人力之所能為
也哉

劉德脩

某屏處如昨近以鄉邑不靜挈家入城擾擾踰月今且

歸矣間讀邸報幸復聯名而賤迹區區乃先衆賢為不
稱耳側聽久之未有行遣勢不能免姑靜以俟之耳度
君周卿來訪志趣不凡知嘗出入門牆固應如此雖已
不敢隱其固陋然磨礱浸潤之功尚不能無望於終教
之也

劉德脩

張子真轉致去冬十一月十一日所惠書乃聞涂中患
難曲折為之太息吾人運數如此向來乃欲妄意以扶

顛持危為已任豈不誤哉比日伏想稅駕里門休息神
觀久矣某辭職終年幸蒙聽許而諸人睥睨其勢愈急
前日正則之疏已行旦夕必當次及矣餘干竟以樞還
卜以此十日葬矣寃哉痛哉聞有為之賦詩摹印揭之
都市而匿其名者不知亦傳到蜀中否得其子壻書云
道間渴甚誤服涼劑遂不能食又感風寒遂至大故臨
行亦甚了了然向更不死今必已度嶺矣前日聞訃因
就其壻家哭之聞要路已有切齒者亦且得行止分明

也

傳之云亡深可傷歎文叔竟成之郡否平父比亦得書
去住無策甚可念也季章得書每以丐外為言而未有
聞恐是求之不力如王興之雷孝友亦何嘗有人苦留
之耶

李端甫

以下見蔡久軒所刊慶元書帖

聞小豸既逐零陵即將次及亦欲置之叛逆之科不知
如何又却中輟不免命也臧氏其如予何

劉李章

近日樓大防又已行遣一時流輩芟夷畧盡其勢必從頭別尋題目整頓一番聞鄉日湖南所按吏有訴冤於朝者已下本路體量改正次第首見及矣

黃直卿

外間洶洶未已樓大防亦不免聞林采訴冤於朝已下本路究實先所委官見其案牘駭異不敢下筆已改送他官如其所請比諸人搨剝已盡或須作話頭來相料

理老朽寧復計此一聽諸天而已

祝汝玉

某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爾推遷以至今日孤豚之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絕生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事亦施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

劉公度

承書聞為況之適足以為慰患難如此乃是玉汝於成
切宜強自振拔勿令頽墮為佳向來長沙時已覺意思
不似南康時後來尤覺不長進今已議親為誰氏此尤
不可不謹李通聲問殊不佳而其家未得的耗其季子
沈字仲默第三在侍旁不知何故不以命之如所傳今已兩月
矣交游四十年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
不謂晚年乃以無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

怛不知涕泗之流落也

蔡季通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旦夕發行即束裝俟譴矣黨錮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亦遭章說移

學切恐亦不能不波及賢者亦可笑也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
定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忻慰律準已領圖志
先納上諸書及藥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
几者一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
中恐有畱委幸見喻既欲歸黃沙想只取劉原路初欲
先走莒口奉別今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

止亦便安否乍到未甚定疊亦是常事少頃當自妥帖
矣一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
向安矣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
附數字所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
悉也唯千萬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
可知若得在嶺右當得託餘庇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
準擬矣景建詩甚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
後生亦不易得似此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

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
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復
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細作報章欲詳知彼中
動息也

章茂獻

穎

先生之孫主簿某家藏

所需廟議以乏人使令兩日方寫得了適有長沙便兵
却託虞推轉致幸視至但再讀之頗覺當時匆匆詞不
足以達意不能無遺恨耳

某拜鶚罷之命罪大責輕唯知感戴尚復何說第恨註
誤旁人及遭重貶耳

劉智夫

崇之

先生之曾孫市轄潘家藏刊帖

某方辭命召遽被恩除免踰月未聞賜報益重憂恐
來書縷縷備悉至意區區本懷亦豈恹然於此世但恐
陰盛陽微未容措手而已墮機穽耳反復諄喻蓋已慮
之袁丈前日相見於太湖恨其發之太輕反為羣枉之
助也以近事一二參較已是什八九分不可復出但所

遣人未還未知端的耳

劉智夫

某前月望日遣人入都至今未還必是值祥祭一番禮
數未得將上未知竟可得請否耳日間邸報遲緩近亦
殊無異聞但編類奏劄一事恐有深意不知出於何人
或恐偶然妄發未必思慮到此亦不可知耳聞近到城
中恐有所聞幸子細喻及也機仲相見必款或云集賢
曾於榻前及前日事如此恐須得一州郡但不知所傳

端的否耳周貴卿來相訪云當赴省無力可辦行計某不能如之何因其歸謾附此恐鄉里或前路有可周旋處得與畱念幸甚

劉智夫

新除未厭士友之望然以足以優游除為請外之計但有江湖佳闕不可蹉過耳不然則自此一向直前捐身為國亦無不可但恐未得當此地矣做得未甚有益則又不若初計平平之為善耳某懇辭未獲不敢固必但

欲換得一小小軍壘或謀議官之屬為三徑資不知諸公能許之否聞長沙頗費力得免幸也

劉智夫

某茲聞時事曲折差慰人意最是北內康復尤為莫大之慶宗社幸甚某再辭不獲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一行但心力短耗目昏尤甚未知果能勝此重寄否耳

劉智夫

某扶病此來已交郡事破壞空乏不可支吾皆未暇言

而廢不恤緯之憂有不勝言者奈何奈何版築之計直當罷休但陶甃之費已六七萬散積曠野之中若不收拾結抹則此皆為棄物矣正自未有處也

劉智夫

某涕泣再拜恭聞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方痛纏普率況以孤賤蒙被恩私悲痛崩摧豈勝號訴想在朝之久尤當同此情也比來物情事勢復如何人還千萬悉以所聞見告濫叨藩守不能有以匡衛王室永負臣子之

責為萬世之罪人矣

劉智夫

某衰晚闊疏守藩亡狀已不堪收召之恩矣忽於道間又被除目超躡殊甚豈所敢當已上免章却於上饒俟命若便得請即自彼而歸亦不難也

劉智夫

再辭未允勢須一行已入文字乞許且以舊官入對面辭新命矣若得改授次等講官使得效其尺寸亦萬幸

也但事體已如此捧土以塞孟津恐未必能有益耳

劉智夫

某二十日已到家疲憊雖劇然溪山之樂足以自慰精舍功夫漸見次第遠方朋友亦已漸有來者江陵勢必難赴今遣人上奏懇辭計必得之或別有行遣亦且得免作帥也機仲竟不免不知何自而發卒章所論江陵暴政則將軍都郎屬耳燕王何自知之耶近事大者都無所聞徙宮祧廟改服諸議後竟如何皆幸詳報長沙

廟額已得之否趙主事如何渠更旬月須復往且得少須勿令觸罷為幸吳彭二文學到都吳已年及只可得祠祿已託平父語南強早發遣之并煩道及尤幸聞又須闕儀曹亦已為作李路書亦告為督之士老而貧尤可念也

劉智夫

近報所見至臘月六日矣未聞所喻之說但仲本書亦云然殊不可曉泰亨之世庸瑣自當處外顧乃為此則

其為慮亦過矣且使人如何可受邪小報沙世堅自請
於朝得僧牒以治邊防今具支遣之數申省如此則帥
復安用此等事若整頓著便成痕迹只得力辭耳鄭溥
之遣人來亦有近事未有異於前日之歎豈惟不異正
恐有不如矣

劉智夫

都下久不得書但聞未御常朝臣子之心殊不自安耳
蜀相之名想已聞之不知何意也廷老歸塗必相見所

慮大概不相遠也身在遠外無從效尺寸但知勉脩在已敬俟天命耳

劉智夫

得子約書聞已御延和非久當出視外朝也又云揆亦以以小事積累忤意近有隨龍闕姓名人守楚者差除

遂致不安中間有投匿名於省中專斥之復有客自王信州處來云聞已出六和復入居僧坊不知此數日又如何也境外傳聞亦不一識者憂之不知果如何耳得

書却殊不及昨來除命中曲折也此既不是為時勢重
輕而衰晚且得休息亦良幸爾

劉智夫

郭丈得上饒附來書昨日答之畧言泉相舉措雖不無
可議然其向正之意亦多或當言路不可令以罪去不
知渠以為如何縱未必盡以為然亦須少減分數也渠
却云因從官夜對及臺諫之去國者故特問之然不問
孫劉而獨問此恐亦不能無說也

劉智夫

所喻行止之計誠為難處且看所遣人還消息如何若
勇猛直前便以頭目腦髓布施亦無不可也邑中之事
不知所聞如何其人見事明快頗分曲直不樂者衆恐
傳聞或過當然亦不能無少失要之善良自安強猾者
不便耳

劉智夫

近報相君已參告復給朝假馬會叔竟以林和叔文字

除職守潤却召趙德老為版曹而趙俊臣移溫陵恐顏
當改除或得祠也林擇之書云天官此一二宣對言語
頗契合而得其書與其壻書乃皆有丐外之意不知何
也前日以書勸其勿深論細事如舍法之類得報殊不
謂然方欲再論甚力其不知務如此亦可怪耳

劉智夫

疏近方見之昨日見張宰云大坡親戚過者能關由發
女報復而然遂使前日之言不幸而偶中關此紛紛又

未知所底止也

劉智夫

時事後來復如何竟已清明堅定否諸公似欲便以無事處之何慮之淺乘此正當力為久遠計耳諸公誰為可告語者想已不憚力言之也

劉智夫

外間諸傳聞虛實相半要是大勢已定其間小小變動彼其斟酌分數蓋不草草政未足為吾道欣戚也

劉智夫

祠請度未必遂見元善說建議之人雖有睥睨之意而
集議者僉不謂然或者又謂劉公碩年於狀中塗去數
字其人雖甚不樂而不能止今又徙官計且逆邇矣某
中聞亦甚杞梓此數日却無所聞然後生可畏各欲奮
其才力以赴事功麋鹿雖走山林其命固亦有所懸矣
如復從之不能預以為慮也陳彭楊項竟又不免于直
數日前得書方引孔子微服事見教今乃懸鶉百結而

不能自免亦可笑也里中今歲艱食一番紛擾今猶未
定想諸人自能報去矣所幸早稻極佳公私亦多方掄
恤或可不至狼狽杜門待盡且願如此它皆有所不暇
問也

劉智夫

湖湘間亦得中熟諸事想不至甚費力然今時勢如此
亦豈吾人展布四體之秋耶官閑讀書益進德業所可
勉者惟在此耳一路官吏向在任不久不能遍知所知

者畧已舉之矣但零陵丞彭銓者子壽之侄人多稱之
深以不及為恨耳潭幕支使王粲善化令張維寧鄉簿
劉正學皆有才可使今嘗薦之長沙丞管姓者忘其名亦
可使善化尉吾姓浦城人者修學斷事亦可觀未及薦
也潘叔昌在全州老矣方用得闕陞狀亦嘗薦之方謀
率諸司列言之而未及近聞林和叔舉自代舉主無氣
恐未必可賴今將滿矣甚可念也李衡陽亦甚佳近見
諸司薦之不知已滿未也其代者即趙希漢却有才但

當裁其過甚耳諸郡惟武岡是姨弟明敏有素政必可
觀亦幸咎之勿以厥弟為累也廷老法應相避何以處
之渠為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畱念也元
善益之德夫相繼罷逐搜羅抉剔無遺力矣吾徒皆不
可保道學文字鈎連隅落如武侯營壘非華宗浪戰之
比也辭職告老再上未報今必已有處分勢須鐫職罷
祠但恐向上更有行遣耳

山谷說吳畫佛入滅圖中
大魔王舉措可發一笑

劉智夫

邑中數日爭戰報復洶洶未定而罷書已至絕不見邸
報所喻文字得城中相識書云有之雖未見全文然意
其必借此美名以行私意也德夫之說以此所聞參之
亦有此理然殊非所望於蕭傳亦可歎息耳南昌昨聞
已移汪宣城而沈維祖者代之今此副樞之傳又何謂
耶然則三山果誰得之金陵聞尚前却未定計未必能
力辭也叔通事竟不得所起或云即向來起事之人又
云嘗入城遊說不效而歸不知果然否也

劉智夫

鄉里一番荒擾今方小定又苦雷風慮損秋稼嗣歲尚可慮想治下當不至此聞衢信亦自寬裕不知何獨困我里也

劉智夫

忽聞季通聲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之諸人皆已薄周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公路有可囑者并丐垂

念乃幸之甚

劉智夫

適報機仲諸人檢舉奉祠宋臣得竟陵而復繳罷張巖
復入臺想皆已見之不知其間一二曲折果何謂也除
目未頒然想已有定議旦晚當有聞也仲本得書否計
自此未必遽敢越竟而東也

劉智夫

某前日走後山聞李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

不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
夕方歸疲憊殊甚外事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
然崇安山間有絕收處細民不易可憐也嘗以書語機
仲令達此意於有位大蒙痛詆以為所損未見分數公
私莫以為慮不當遽言又謂今夏緣官司勸喻椿米致
上戶發糶不得無以自存緩急之際官司自有常平義
倉之積足以為備不當求細民之譽斂上戶之怨

此皆其來

語如上戶無以自存者尤可怪也

不謂賢者亦為此言他尚何望耶

劉智夫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畱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司有擔荷未必容其自便耳

劉智夫

近報荷垂示比得機仲書今錄呈但邑中不逞又以詭名訴儲宰遷學於儀曹叔通亦為所指邑宰乃不敢喚上詞人供對數日擾擾未知作何出場大抵所訴無一

詞之實詞人乃學長卓定等彼固非學長然亦未嘗出

門也

然官司諸生無一人敢正其妄者可歎可歎

與長兒書

吾昨日過遂昌今日方深追遠之痛忽得汝書知與婦
子俱安稍寬吾意吾昨日方被進職之命今日遣人下
辭免文字江西指揮至今未到已據部吏狀揭榜謝絕
詞訴便作閒人調度矣但印記尚在身未得十分蕭散
只候命下便發遣回去台越之事不足深怪吾平生為

學不得力只是先辦得此一着如今衆人扼腕時節吾心却是閒暇君恩民病雖不敢忘然亦有時節固非伯寮臧倉之所能為也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已之力量今日真試一過耳叔昌得書却似未悉此意也吾已約子約來玉山相聚不知渠能來否渠書中說汪潘康葉諸公相問訊欲相見答書時冗甚忘記謝之可寫報子約煩致意或能同來尤幸吾又欲一見潘丈及叔昌不敢坐邀汝可為稟看能來即又大幸也高劉二君亦

為致意想便來相聚矣不及別書也汝想未能來且省
出入彼人凶猾吾甚為汝憂之切宜深自防也渠豈能
改過不可錯準擬只當益加戒心耳至祝至祝吾後七
日可過衢州城外重九日次第可到界上住三日諸公
若成來固幸若不成可早遣一介相報也

林擇之

用中文公之曾孫濟家藏錄稿

古田亦小荒窘今年到處如此平父歸說信州恐有粟
掠者建陽江墩

仰武之境

近一夕為盜所焚氣象如此而浦

城渠魁州府止從配隸又聞中道而逸矣姦民愈無忌
憚未知所以為善後之計也元履近日議論多如此如
論人材尤要一種穩當不任事之人此不可曉要是本
原不闕之多愈見畏縮耳

晦庵別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晦庵別集卷二

宋 朱子 撰

書

胡籍溪先生

以下胡德芳家藏

昨日節畧禮儀尚有二節可疑敢以求教書儀中云壻揖婦降自西階至婦轎所立舉簾以俟前日見先生云古人用車不可升階乃就階下置車故有降自西階之禮今既用轎子不知只就廳上否如此則婦先入轎然

後降自西階以出矣又婦既入壻之家壻導婦以入不見有舉蒙首之禮未知今如何乞批以見教

文叔

婦既用轎子則只就廳上壻却須就廳前上馬舉蒙首之禮溫公不說少間檢伊川集續報去也

舉蒙首之禮適檢伊川集有之乃未就坐飲食時行之今想已不及矣

程沙隨可以

迥

以下沙隨之孫仲熊家藏

示及古韵通式簡約通貫警發為多四聲互用無可疑者但切響二字不審義例如何幸望詳賜指喻又其間如積劬植圃淺昧晰七字恐合入四聲互用例中不知何故却入此門亦乞見教麒之為極十之為謚似亦是四聲例也近因推考見吳才老工夫儘多但亦有未盡處汎考古書及今方言此類蓋不勝舉也詩說見此抄寫未畢畢即拜呈求教矣聞人文頃年見之三山扣以詩中數事甚蒙知獎但恨不得款盡其說耳幽詩之說

則恐未然蓋破斧以後諸詩未必是周大夫刺朝廷之
詩此自小序之誤耳它日繆說得徹尊聽當為印證其
可而掊擊其不然乃所願也所喻詩論十篇便中幸早
見教為望汀鹽之弊已極手直之策未為不然橫為諸
司所排使不得伸一方之民可謂重不幸矣晦伯書來
所欲更張者尤廣觀此事勢如何行得近聞諸司於舊
法中減落一二小小糜費便謂可革宿弊以一杯水拯
一車薪之火無以異於小兒之戲論甚可笑也孝經妄

意所疑不謂汪丈亦有此說近亦條具數處并俟後便
拜呈也四營成易正為易字即是變字故其下文便以
十有八變承之再扐後掛即所謂再揲三揲者是又一
四營也凡為四營者三乃成一爻為四營者十八乃為
一卦此以積數文義求之皆無所礙不審尊意以為如
何也月樵條對亦乞頤指錄以見教此事從來只是得
於耳學竟未知其端的也廣西鹽法近得詹丈書極以
為便亦錄得中間解折范容州劄子畫一來而自彼來

者無不以州郡窘乏為言不知的是如何地遠難遙度
傳聞亦難盡信大抵近世作事利民者常苦於掣肘而
不得行其為民害者則因循苟且上下尊守以為不可
易設使便有姚元崇真有濟世之術亦未必得如其意
此可歎也又蒙別帝垂喻俞廣文立二公祠之意使為
記文尤荷不鄙但此事今日老丈在彼晚學小生豈當
僭取而妄為之此決不敢承命若廣文有請於門下它
日文成區區得以題額附名左方亦云幸矣幸達此意

於廣文敬泚筆以俟命也前浦城主簿任希夷經由請
見幸與其進而教誨之其人有志於學守官不苟王漕
亦令去請教也

程可久

附子為近世通用常藥它人服之未見其熱老丈乃獨
覺其偏有所助致生它疾此見平時所養之厚而所謂
無妄之藥者真不可試之驗也二賢祠記前書已拜稟
矣豈有大師在是而晚生小子敢肆妄言於其側者乎

况陳公平生只得一見若汪公則老丈游從之久投分之深又非小生之比恐不得而辭也因便寓此偶數日禱雨倦甚又積書問頗多未暇罄所欲言

向蒙喻及詩論前書拜請幸早寄示謬說已寫就然尚有誤字旦夕校畢拜呈以求教誨也易中七八九六之數何自而起說者雖衆終未甚安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州縣祈水旱政和新禮所不載而通典開元禮尚有可依放者唯鄉村所禱全無所据苟且從俗於心有未安

者亦幸有以教之也

鄭尚書惠叔

僑

見莆陽所刊稽古錄後

匆匆去國深荷眷存既行之後又知榻前開陳之力固知高明非私於某者然不能不以為媿也區區舟行冒寒阻風昨夕始到三衢更一二日始遂南去病軀幸可支吾皆餘芘之及也鄉在長沙嘗得溫公稽古錄正本別為刊刻殊勝今越中本欲俟成書奏御未竟而來又欲面奏行下取索則又未及而去每念此書溫公所以

卷二
顧忠君父之志更歷三朝然後成就其論人君之德有三而材有五者尤為懇切不可不使聖主聞之不知可以一言及之行下本州取索投進否然不必及其姓名恐罪累之跡延及先賢反致忠言不得聞達也聞中司已無讀官幸更與議之同君舉子壽諸公共白之也

程允夫

洵

以下洪正學刊允夫家藏帖

先集無人寓得亦多是應用文字非吾弟今日問學所急故不送前書已詳言何不見悉即墓刻不敢忘幸且

少寬之譙傳非病翁所作乃原仲致中二丈見之其說亦有病非學問正脉也遺書中李端伯劉質夫所錄極精可熟味之便見學問正當用力處矣

程允夫

某重念先世南來八人度嶺今無一人在者而老人暮年窮約以不肖子與世不諧之故憂窘萬狀無一日舒泰遂以至此尤重不孝之罪每一念至此心肝如抽裂也

某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用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尚未有定論計不出今冬也所喻立戶事無不可但先人已立戶某又自立一戶恐於理未安更詳度示喻

程允夫

示喻為學之意此正克己功夫所當用力然猶是至粗淺處若不痛加懲窒非惟無以仰窺聖賢閭域恐亦無以自立於州里之間矣此甚可懼不可視為常事而緩

於檢制也上蔡之言警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
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賢者觀省之助
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所愧於今日之
言耳觀書或有所疑因便疏示閑時寫得便可旋寄德
和處此中時有使人往還也所諭向來解紛之意固是
如此然亦平日持已不嚴故擇交不審而責善之道又
有所不至故其末流之弊至於如此此當深自悔責而
速改之詳味來辭似未有此意恐更當反復鄙言毋以

前說自恕也所要文字正冗未暇致思齋銘亦已忘記
又無草本要不必爾但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
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文字但欲畧見此
義理故不得而辭來喻之云非所望於親友間也近思
已成尚未寄到到即附去中庸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
敢遠寄且亦未定不欲廣傳也定性書解在別紙亦勿
示人為佳雲谷記已寫寄李文矣

程欽國

後更字允夫 以下新安
汪逢龍刊允夫家藏帖

往年誤欲作文近年頗覺非力所及遂已罷去不能留
情其間頗覺省事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畧窺門戶
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
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
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示喻蘇程之
學愚意二家之說不可同日而語黃門議論所守僅賢
其兄以為顏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
其所說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

淵源來歷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
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
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
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
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如此有
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為妄言綺語自無工夫
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藁又為詩集傳
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

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程允夫

表叔墓刻不敢忘重煩督趣愧恐然此尚有少曲折異
時得面論而後下手乃為穩當先集亦難於出之正亦
有所疑耳吾弟近所為詩文有可寄示者否某向到湘
中所語甚多然皆草率不足觀謾令大兒寫拜魏公墓
一篇去此等閑言語正使絕出亦何所用况又不能佳
乎然姑以寄意焉可耳

程允夫

觀志觀行此章上蔡謝先生言之最詳盡大抵聖人本意只論孝子之心耳至於事有不得不改者又出於不得已非其心本然也此義亦通上下而言不必專指人君也

天命之謂性則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

自聖人言之忠恕即道也曾子之言是也自學者言之則由忠恕可以至道也子思之言是也二先生及上蔡論此詳矣宜深體味之不可只恁麼說過

浩然之氣大剛直當從伊川之說更宜深思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功夫處不然才着意便是正才不着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聖人之於天道詳來問似看此章大意未分明摘句理會宜其不通

心往一段語皆有病心固未嘗亡但人舍之則有時而不自見耳所謂道心惟微者此也

程允夫

聞以職事忤上官暫移他局不知所爭何事若所當爭乃見所守此外榮辱不足道也昨誤聞劉智夫得江西倉臺即以書道吾弟及一二知友姓名得其書乃云雖

出妄傳然已為轉語王南強矣計必能相知但未知新
憲為誰耳此辭職告老皆未允而向來阜陵異議之人
趙詹皆已行遣此獨漏網有所未安已上自劾之章矣
上意必無他但勢必不免於何劉之口亦已判然於心
不復為求全計矣

程允夫

某病脚恰一月矣尚未能履地而時論又攻之於外因
知語默之有時然語已在前矣今欲默之能有所及乎

學徒不欲一旦盡遣恐或反致張皇然已不多自此來者勿受可也帝尾之喻已悉然臯陶宥之而堯曰殺之毋乃兩失其職耶

彭子壽

龜年

以下止堂之孫沚家藏

中間傳有名節固疑其非美意已乃不然方以為喜及承惠書又知開府以來經理次第尤以為慰然以時勢料之亦決知其不能久既而果聞已有奉祠之命矣却不見有文字想又從中而下也此在高明無所輕重但

鳴吠狺狺日甚一日其勢必須大有處分其禍不止於
搢紳而已也想以此故亦未能釋然奈何奈何今夏一
病幾死亟上挂冠之請并辭近職蒙上厚恩未即聽許
將欲受之而去歲曾議散陵者例皆獲罪自惟狂妄不
應獨免遂以自勅章上計今已有行遣顧地遠未即聞
耳間中讀書却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
披閱頗艱耳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
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

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澈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
亂而無所差錯若只如此終日馳騫何緣見得事理分
明程夫子所謂學莫先於致知又未有致知而不在敬
者正為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下問之意但以
此說推之則其受病之原與夫用藥之方皆可見矣

雄附遠寄良荷扶衰之意茶五十餅漫附回使以供粗
用背時可笑大率如此也薌林逝去在渠高年固無恨
但後輩失此典刑亦自可恨也舟御不經于越否亦聞

之否度不免一南轅得免踰嶠幸也茂獻必相會賤迹
既不自保又深為諸賢憂之夏中之病由此增劇中間
幸小定今又復作人謀不可及矣奈何奈何

彭子壽

得張元德書竊聞大旆已次豫章今當稅駕里門矣乍
歸想一番應接有不能免者然自此杜門少休神觀益
得玩心卒究大業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願益
勉旃以慰期望零陵經由頗得從容否復有一書幸為

遣致得不浮沈乃幸

孫季和

應時

以下季和之子祖開家藏

某到此緣所請未報邦人恐虎兇復出於柙邀畱不得
去已申省且畱此矣黃岩糴濟得伯和諸公在此商量
雖未有定論然亦當不至踈脫但水利一事諸公以為
非得一見任官主持不可下手某已撥萬緡今使與食
利人戶興役矣諸人欲得賢者復來見欲差出縣丞却
煩吾友攝其事主此工役不知可來否專令此人奉問

幸子細籌度見報若不穩當則當別為申奏專差措置

水利亦無不可但在賢者之來與否耳

如不可來幸為計度見任官中

有何人可委謝戶如何欲煩詢之不知渠官來否

此事非小若得黃巖無水旱

則鄰邑俱無饑饉之憂向後乞得錢更增益之耳

度本路水

利未有大於此者

餘姚之旱與上虞分數如何幸博詢見諭

孫季和

燭溪蕭寺頃歲蓋嘗一至其間今聞挾書過彼亦有學
子相從不勝遐想也精舍諸題悉煩着語屬意皆不淺

三復歎想恨不即同晤言也比來觀書日用必有程度及所得所疑有可見告者因來及一二以發講論之端為幸

孫季和

來喻諄悉備詳為學次第甚慰所懷大抵學者專務持守者見理多不明專務講學者又無地以為之本能如賢者兼集衆善不倚於一偏者或寡矣更望虛心玩理寬以居之卒究遠大之業幸甚

武夷佳句足見雅懷更求小詩數篇暇日見寄

孫季和

先志不敢忘但以家居困賓客無緣得就今既之官却
恐應接稍希可以具藁便并送崇禮處令轉致也但書
石須更屬人蓋目昏殊甚不堪此役一破例之後求者
繼至無詞可以却之朋友間如楊子直書儘有法如不
識之當為轉求也

孫季和

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意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詞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為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為鑿空強說也

如元亨利貞只是以卜得此卦者大亨而利於正耳乾卦象傳文言乃孔子推說非文王

本意也又嘗作啟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

書小序不可考但

如康誥等篇決是武王時書却因周公初基以下錯出數簡遂誤以為成王時書然其詞以康叔為弟而自稱寡兄追誦文王而不及武王其非周公成王時語的甚

吳才老胡明仲皆嘗言之

至於梓材半篇全是臣下告君之詞而亦

誤以為周公誥康叔而不之正也其可疑處類此非一太史公雖用其體而不全取其文如商紀中所載湯誥全非今孔氏書也雖其詞龐亂不若今書之懿然亦見遷書之體或未必全是師法書序也

按漢書遷嘗從孔安國受書

大

抵古書多此體如易序卦亦是此類若便斷為孔子之筆恐無是理也先墓志文不敢忘但為歸來悲冗中未暇落筆今當少暇旦夕得成當并寄叔度轉達也記序諸篇大意皆正當而詞指清婉可喜此雖餘事然亦見游藝之不苟也入蜀不過荆門否近得劉德修一書今有報章并書冊一匣寄之煩為帶行達之此公未識面而書來極勤懇前日之舉全類東漢諸賢計雖甚疎而其意則甚誠切矣亦可敬也恐帥君以婣家之故不能

無嫌須調護之此非為劉乃為某計也可嘆可嘆

孫季和

某衰老多病益甚於前今兩足拘重不復能動已兩三月矣度氣血已衰無復完健之理只得未死且爾引日已為幸矣然世道如此臭味凋落日見稀少亦何用久生為也

从欲告老今方及格不敢自請而外郡不為保奏只得一申省狀亦且發去或者恐觸禍機然

不暇顧也

向承喻及祠記碣文以例不敢為人作文字遂不

復曾致思所示行實諸書亦已卷藏不在目前自此或

有便別為寫一通來暇日試為整齊看如何然必三年
然後出之時運固叵量但恐壽非金石不能俟耳祠記
亦然但子游之封在唐為吳侯在政和為丹陽公而淳
熙所頒祀禮乃為吳公蓋十子皆因唐之舊自侯而公
然不知何時所加頃年曾為申請禮寺行下亦無的文
今納長沙所刻一通去可試考之也帑尾無可講說之
云可為慨歎此固無復可以及人但不知年來自己分
上工夫又如何似聞頗畱意於詩文此亦恐虛度光陰

也有如衰朽至於今日乃始追恨向來之懶惰今欲加功而日子鋪排已不遍矣此當以為戒而不可學也

孫季和

昨需祠記本不敢作以題目稍新不能自己畧為草定數語漫錄去度未可刻以速涪城之禍幸且深藏之也

孫季和

史公入覲不知復何所處禮畢亟歸亦佳事也某去秋以病請祠不遂此間亦可少安而忽有長子之喪悲痛

慘怛無復生意請祠諸公已相諾而未被命計旦夕即去此矣久欲遣人至越中而未暇及今始能作書而迫行匆匆又不暇詳悉所委文字亦未能遂就然不敢忘異時未死終當如志也新刻數書各往一本崇禮兄弟欲各寄一本而偶盡遂不能及亦不暇作書只煩為道意也寧海僧竟如何秉彛好德豈容泯滅於此可驗試寄語招呼之若其意堅可率朋友合力助之以成其志亦非細事也

劉子澄

清之 以下廬陵胡翼龍刊靜春家藏帖

昨承有召命深以為喜然亦不知行止之計偶到城中黃子來相尋具言近況為慰但求教竟不之領又以為恨比日伏惟于役有相今或已至任所矣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頗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匆匆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復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

寤之理不若畧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它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母為匆匆以致後日之悔也黃子又說見問人材之意此等事度非吾輩事力所及正不須太遽也

劉子澄

某幸如昨但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昨嘗以子約

訃告作書宛轉托子靜送去相報近聞渠已入浙此書
恐未即達然訃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相與同之也
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
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
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閒修得中庸及孟子下冊孟
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將來
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西山長
句及還家四言意象蕭散吟玩不能去心欲作數語奉

答自覺意思局迫恐不能佳此是膏肓之病不知如何
醫治得寬平閒暇些子庶晚年身心稍安樂也沅倅令
兄墓表草定納呈不知可用否公度何為至今未歸報
中亦未見所擬官何耶曾子跋語并往歸來方得細看
雖雜篇所收不如前意思終是好本子見錄未得附還
更有一二處當畧修耳近思續錄俟旦夕看畢奉報第
三錄亦佳但如此編錄得無勞心否因看書所得隨手
抄錄不妨若作意收拾搜尋布置即費心力亦須且省

節為佳也蓋中年精力非少日可比不可不愛惜耳諸
葛學須靜也全文告因便錄示千萬荊州論語甚改得
好比舊本大不相似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恭詳
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俊偉明快也韜仲不苟如此
不易其兄晦伯亦甚好它日皆未可量也子玉不聞問
旦夕有尤川便當寄書與之擇之何為至今不見歸直
卿近遣人來納幣甥女不成却是某女子也渠來春同
為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計決當如約某當一與俱往

哭伯恭亦不欲爽前約也鄭景望亦殊可傷前書當報去矣陳正己今在甚處公度當已歸來春之約不知竟如何也某忽隨例沾誤恩念有罪無功不敢受又昨奏與獻米人推賞諸公不為施行前日不免於詞免狀中極論其事遞中得周參書亦於報書中懇之未知竟如何聞江湖間水旱螟蟲民已薦饑不知州縣有無措置然今年比之去年事體尤不易也廬陵當不至此此間却差稔但剽掠公行甚於常歲州縣坐視不復介意此

亦殊可慮耳眷集中外俱安諸郎一一佳茂愛女夭折
可傷平父次女與泰兒同歲向許議昏近亦不育其女
幼而解事甚可惜今此兒未有親不能不掛懷抱耳向
丈得書却來說及薌林集要序甚恨未得見也序文豈
敢僭易然此却好題目但恨晚輩不當作又苦心力衰
畏作文字耳景陽明年且在致遠家否向見其說話意
趣儘好恨不得款曲講論今既相遠又無由得相聚耳
向得書朱君岑何字偶不記憶更告批喻彼中交遊學

生并為一一品題以來尤幸史老所薦皆浙東知名士
亦不易但陸子靜亦入此保社不知果已行未耳惠况
紙墨筆帖良以愧感無物可寄祭禮及二小書漫往幸
收之昨得延之處祭禮三家方屬鄭丈補入而渠已物
故旦夕更屬新將也弟子職女戒本各為冊而皆以雜
儀附之令人家小兒女各收一本讀誦為便也今此冊為印者所并又缺
雜儀一本不容復改然此無多字致遠更能鋟版流行
亦教化善俗之一事也但女戒向見伯恭說欲刪修一

兩處忘記問之不知向來曾說及否呂氏二書似亦可
刻并廣之也

劉子澄

某還自莆中道間大病幾不能支卧家月餘幸未即死
然神氣衰憊比之春中又什四五矣雲臺將滿方欲俟
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
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聞新揆却甚以為恩
意亦為一番勞擾但去冬案後收坐未曾決遣不知此

又折得過否耳只恐反露絃索觸着駭機亦復任之不能深以為憂也王漕送示二月十一日手書三復喜慰不自勝但趙南紀云長沙中冬已見報而老兄正初始得知之何其晚耶今自劾之章復久未報不知何以處之要當極力再請以得為期得朝士書皆云爾其相鄉慕而未相識如張元善者尤拳拳也先聖象荷寄示然此乃湖學所藏昭陵賜安定本向見陳明仲有之因託定叟傳得其溫良恭遜之容比此又精善恨未得令兄

見之也所謂顏子者相傳是伯魚薛士龍亦云恐湖學
當有所傳也偶有使人草率附此不知書到時朱轡皂
蓋已在甚處所欲言甚衆例不敢出自覺近日意思頗
似向來所甚惡者喻玉泉之論矣年力頽侵志不勝氣
至於如此可懼可懼

愛直記文甚佳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
久烟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
去朝真年衰易感不覺涕泗之橫集也

劉子澄

吳大年附到春間所予書足以為慰比想經暑涉秋尊體益佳健但不知求去不遂之後諸事又當如何想亦不以此而改其度也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忘懷獨蒙記憶之語又似戲謔病根依然故在也克己工夫不是易事願益加意而勉焉則區區之幸也

王子合

遇

子合之侄孫銘家藏

前書所喻祭禮之位昨因嘗以為疑但不如此又難區

處若只祭三世猶可以曾祖考妣居中而祖東考西然

東位考妣之坐已自難設

祖考東而妣西則妣坐迫近曾祖不便考西妣東又與今

人坐次相反

若祭四世則一位居中二位居東一位居西殊

不齊整

兩兩對設又似敵禮不分尊卑

况左昭右穆亦是異廟而廟皆

南向即與今人相向設位不同又相向設位則舅婦之坐東西相見亦甚不便似不若只以南向西上為定之為愈也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體候嘗小不快
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方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
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
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係衆謂明
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缺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
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
窺覘有所竊議此為增崇望實鎮服夷夏之本甚恨相
望之遠不獲以時密罄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

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復故常則塞垣高秋不
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大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
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
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
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
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某自罹禍罰號慕
之餘無復事事稍得溫習舊學苦淡寂寥之中時有絲
髮之見乃知前日所學問者極為草草而欲以此仰希

聖賢下脫塵俗亦以難矣方作書為欽夫言之想其未
免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病在
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面莫能究顧
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高明亦有意乎荊州
間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久流放
難復收拾願日取古聖賢書熟讀深思以祛物慾之蔽
幸甚欽夫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
時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得行今
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慶恩恐可叅部
得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望也舊甌寧宰劉元升
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潔廉曉事再為甌寧事辦而民
安之前後莫能及近宰新喻無故為程泰之按罷客於
臨江貧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稱而憐之如此人
者苟未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授者果

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獬浦城宰吳煥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為守侯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斂煩擾首勅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為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

知者必以為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鹽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為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其才為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為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療治無瘳此至

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
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
以為計也昨聞尊體微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
釋然請祠未遂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
明深知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於外矣然
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麓尚未及拜受
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職之命幸諸公
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

報唯有修身守道以求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
云長沙傳聞某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
可怪也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
趙漕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也昨蒙
喻及徽綃文字不知曾為剡奏否更得畱念幸甚蓋雖
已有為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尤有力也近時鄭鑑對
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為忠言自是士大夫顧望蓄縮
委曲避就養成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上言之後寂然無

復繼者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
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况望實
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綱政體者其本
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
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矣
悞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
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
報平父正為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背者尤便

也別紙垂喻永隆葬事具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

勞唯恐不足以集事

但素不更事凡百過
於憂揣急迫而已

不審高明所

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

賢日親讒慝日遠則以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

里親族之間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僭易皇恐

余隱之前日已嘗具稟二孫之禾恐止可撥四百秤

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

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

其子

尤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得已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目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為病者但謂開壙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淺其壙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彥集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

得耳然畱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問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為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効不知又

是何人陳此秘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
彼自為謀則巧矣而為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
集序已嘗具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
人小飲醉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慨俯仰之間若
有開其意者忽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
以是為王公集序若可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

聞莫子齊

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得求一本見寄為幸

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

用却乞示下當畧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為某之自言者

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詣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悴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予賻金數年貿易稍有資聚今秋因索債毆人邂逅致死遂盡索所賚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

術以揀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屬今無如之何
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
費之患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
裁處也

何叔京 鎬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
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
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

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

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

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

既無放僻邪侈然後

到得自然莊整齊肅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

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

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

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

也

廖子悔

德明

槎溪刻於紹州州學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詘伸今幸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朱舍人進用正當秦范之時畫策事却未聞說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書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康只用野服蓋

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生朝服當時未
有履只合用鞞了鄉飲酒禮石刻本所未見也所寄文
字碑刻畱家間未見而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
也近思錄字大甚便老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誠之

元履弟

胡德方家藏

志文所改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君憂國
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切切言之又似
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

悉書矣興利除害賙人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益生病不如為汎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坂為富如此間大富藉富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營田處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為曹操追及處史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為富南北通語要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

大度

婺州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為數千里
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辱手示獲聞此
日劇暑客裏殊甚尤以為喜子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
而學士大夫粗知廉恥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
廬陵寓舍有園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
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

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承乏半年了無善狀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請凜凜

然日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此刻得周子象
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
率易各納一本敬夫為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
呈更立陶靖節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
於尤延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
蹟甚奇輒欲就請摹刻以垂學者只一兩月可了即專
人還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論孟之
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某不量疎拙輕
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乖忤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
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顛隳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
臂近方小愈然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繙閱舊書亦有
一二學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
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為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節書陶公詩地遠不敢借觀但

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蓋所開
警為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如此近世乃有
以為君祭必先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讀亦自不同蓋如
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
飯為去聲而指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
恐先儒之說為長蓋為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

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懇辭幸免猶然復忝郡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吏事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遣書之後不六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為尤甚神思疲憊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枯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友聰明輕健過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隔在異域每視新銜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不甚易得因其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予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斂衽警誦不覺終篇竊惟忠義之操
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見者今乃得窺
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
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
汪公皆人物標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
憂者每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議但以

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已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間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為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

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隳深以自歎然
閒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
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紬繹乃悟微指不勝感
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
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稅駕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墨本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

此讐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旦夕必得之又
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
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
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
僭易迫於嘉命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鑄改方此悚仄
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子澄相愛又素
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
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丈
亦有着甚來由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
從容耳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
時親几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畱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得一書
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經由必相見當
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早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
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
歲入都時已知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多為有
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紙而脅取之者此與
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火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

金方日下 卷二
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郎熟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昏憤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先後但

渠在郡與閒居不同昨聞侯罪丐祠未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哭女之悲支離凋耗益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申前請而代者忽以章罷便有奏事指揮聞命彷徨不知所以為計已

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有決語萬一未遂即不免一行
祈哀君父庶遂本懷耳江右之形勢必難勉強也子澄
去替不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
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名世路
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只作殘年飽飯
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
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此為恨恨耳

黃壻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後生輩

未忘進取為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納諸書有不當
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
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鍊鏡川墨拜領鍊鏡謹置之對
坐常以自照如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以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頗希可以藏拙但經界指
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彼中如此否趙
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

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宵一來否煩為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宵任事而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為尋訪喻及此或亦專人去約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來亦嘗及此遺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畧若欲究其學問根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

書為有益也伊川先生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
入德門戶某向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
先生說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
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煩并為
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宵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下聞有

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讐則亦拙者無窮之恨也蔡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為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作字如此它況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歇不常醫者以為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疏尚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奈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嘗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其平生畏人來討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今夏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
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忍病軀緣此愈
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
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矣萬一未遂臨期
須力請以得為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畱念成都事已報
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
為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畱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效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一二處未盡曉異時須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為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雱字韻險捏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為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卜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顧此私計實有
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舉作未及一已
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
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
使人尚未回也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
上狀各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

守乃翁志銘畧為草得一兩紙便覺便旋白濁夢寐不
寧此豈治筆硯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來見觀其所製
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
處幸畧道意已深喻之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
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間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至入思
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未知所止泊也

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輟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餘干久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關又復翻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理文字不得僅繙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為況如何師中想非久赴官矣

履之亦相聚否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憊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暇服藥
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便覺差勝但魔
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編至燕雲事便覺宵次
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境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
喪三雋皆未老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
足傷悼想聞之亦為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甲第

之盛想不復以當世為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一通問
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致書輒有一緘
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攜見面納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
亦只封與詹元善蓋恐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彥肅

友人林井伯文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干勞苦
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參學以避時論
欲得一僧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

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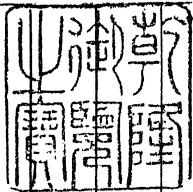
士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修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間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希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不暇作魚長泰設此似亦無謂也縣學文字適

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啓皆善但四六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畧盡便無可說不見反復論

辨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
過也大率鬪揆已字太多反失正意据題意則治已字
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只消拂掠說過不必如此裝得太
重也



晦庵別集卷二